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汪䄵

謄錄監生臣鄭嶠

職官分紀卷三

宋　孫逢吉　撰

宰相

漢舊儀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又曰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

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
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駠馬即時
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又曰大司空朱博
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
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為
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
任職者為丞相令末更大夫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
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

之

後漢百官志司徒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為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郗慮為御史大夫始罷三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潤遠無節限也

漢舊儀丞相車兩黑轓騎者弋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視疾薨即移於第中賜棺賻葬地葬日公卿以下會送

物理論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僚亦然
晉職官志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宋百官志相國一人漢高祖時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

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為相國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國高祖順帝時齊王並為國相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一人成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為丞相後置左右丞相漢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

建安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趙王倫簒位以梁王肜為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頴為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三年以保為相國睿為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並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南齊百官志國相蕭曹以來為人臣極位宋孝武用南譙王義宣至齊不用人以為贈不列官

齊職儀相國綟綬袞冕服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國趙孝成王以廉頗為相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陳承梁皆循其官制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贈官

相國丞相秩萬石後魏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然而猶重門下官以侍中為

樞密之任後齊多循魏制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亦各置府寮後周魏恭帝三年初行周禮建六官有大冢宰静帝二年置左右大丞相八月去左右號隋公楊堅為大丞相隋有内史納言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内史令

唐百官志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猶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

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位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

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以後為宰相
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
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
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門
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
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開元中張説為相

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五代史後唐長興四年樞密使馮贇加平章事以其家

諱改同中書門下三品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亦以家諱改焉

國朝中書門下題榜止曰中書印文行勑曰中書門下中書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為正宰相二員以上即分日知印官至僕射以上書勑不著姓緣唐制領館職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首相領之集賢殿大學士次相領之又嘗令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亦如唐太清宮使也後罷之中書舍人以上

至尚書為參知政事貳宰相之任也
乾德二年正月以趙普為宰相制既下時范質等已罷
普等綸誥將出無宰相書勑太祖令問翰林學士講求
故事承旨陶穀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太和中
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當時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
今尚書亦南省官可以書勑學士竇儀曰穀之所陳非
承平時事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
之任也帝聞之曰儀之言是矣即命太宗書勑以賜之

四月以樞密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本官叅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將用居正等為之副既而難其名稱名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機務叅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院使廳上事殿庭别設塼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葢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杜淹為御史大

夫參議朝政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為特進參議朝政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為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皆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日知温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敎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為對翻以參知政事為下丞相一等敎失之矣惜哉

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令宰相趙普與薛居正等輪知

雍熙四年九月御史臺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塼位唯參知政事每遇横行參假未有塼位詔令依位排砌

至道元年四月詔曰自今叅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衘班其墫位先異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先是吕端冦準並為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至是端作相準尚叅知政事端慮準不平且言臣兄餘慶任叅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舉行之特從其請以慰其心焉

二年詔自今中書門下兵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叅知政事遇正衘横行叅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

升都堂祠祭行香書勑並以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詔書從事時既逊冠準即命復舊

咸平五年詔以宰相吕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

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兼兩省侍郎學士宋白梁

周翰當草制之夕怱遽遺忘其事帝以問白等不能對

但乞改正更不降制只貼麻用印重寫告身許之白等

各罰俸一月

慶歷五年十月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

則同有唐别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縁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向以關陜未寧兵議須一復兹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邉有序顧罷兼樞密使從之

皇祐元年六月詔中書樞密院非聚廳毋得見客

至和二年七月詔凡宰相名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内拜者聽行上事儀

治平二年五月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

以樞密使富弼告故也

三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頻繁有所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本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元祐令謂三省長官僕射為宰相

春明退朝錄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叅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

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帶館職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

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益僕射常為宰相而丞轄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遷中書侍郎

又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還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同
叅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
頗不悅乃復還二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邑自後第
以先後入為次序

筆談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
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
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乃進湯皆於
席南横設百官之位升朝官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

引臣僚則待制以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朝夕納誨 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注保衡伊尹也言天下所取平也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也

左相 左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十六相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和惠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六相　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蒼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

上相　漢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

安劉氏者必勃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

周勃為漢伊周　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位正國家難誅呂氏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

自海瀕而登宰相　外戚恩澤侯表高祖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

其曰遵舊業臣繼踵居位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布被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也

無功封侯 弘常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君宜省思慮壹精神輔以醫藥因賜牛酒雜帛數月病瘳視事

持祿保位 孔光傳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哉

名用儒生 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名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注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也

儒宗 翟方進傳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

何壽

知何武有宰相器 武初為郡吏是時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為司空

以公位歸第養疾 後漢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親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

宰相自有體 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公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

運動樞極 梁統傳論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

名宰 朱穆論曰田蚡以尊顯治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司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

外鎮四夷內撫諸侯 何敞曰昔者陳平生於征伐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者也

累葉載德 楊震傳論曰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先公道而後身名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

擢士

為相陳龜上疏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宰

宅惟數訟范遜位在公輔宅惟數訟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弟家無擔石

年且百歲猶居相位應劭漢官儀臣瓚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

國柱吳志陸凱上疏曰臣聞宰相者國之柱也不可不强

王導吾之蕭何晉元帝謂王導曰卿吾之蕭何

仲父初元帝徙鎮建康俄而洛京傾覆王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尤委任號為仲父

帝拜王導受遺詔輔成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如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

有將相之器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之謂其從兄敦曰此有將相之器

有宰相望王隱晉書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臣不激屬治有所彈免務欲掩容不顯人之短咸推其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

無餘財也

昴星精　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遊豐沛山澤之中寓居窮巷有鑄冶太上皇問此鑄何器工人曰為天子鑄劍若得腰間佩刀雜鑄而治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昴星精為輔位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為興兆太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鑄遂解投爐中俄而烟焰衝天白日為之晝晦及劍成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於身乃殘三猾定天下鈞命決云蕭何為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為三猾周為木德漢叶大位此其徵也

風流　宋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猶自況也

少有宰相之志　儉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曰稷契贊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賓容盈門　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聳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

獨勤庶務　何敬容梁武帝時為尚書令事務預幾密敬容明達勤於簿領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饋無賄則略

不交語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敓容獨勤庶務貪恡為世所嗤鄙

文義自逸上少才過十上問何容敓曰褚彥回年幾歲為宰相曰少才過十遲行緩步得宰相蕭子顯齊書褚淵字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寮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卞氏六龍三十國春秋卞粹以清辯稱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謂姓吉者為邴吉之後何敓容嘗有客姓吉者敓容曰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奏減賊數隋大業末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蘇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命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詣闕者又訶詰令文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及唐太宗平王世充威請謁見且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相輔亂政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

李密王世充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不能拜無勞相見

朝野推服

高頻事文帝煬帝兩朝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寄任之後竭誠盡節引進賢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頻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其餘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政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煬帝誅之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

國家有賊無行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嶺南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行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

出入將相三十年

唐段文昌方布素之時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幾三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名復位

房玄齡以讒歸第時長孫皇后將疾大漸與上辭訣曰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畏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

非有大故願勿棄之褚遂良又抗疏理之遂召玄齡復位

相須而成

太宗以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竟用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相須而成俾無悔事初太宗義師至渭北房玄齡伏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相識引為謀主

定典章

房玄齡杜如晦昔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危惙憂國事

玄齡疾既篤太宗遣名醫救療若微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為改容悽愴玄齡疾亟抗表諫伐高麗事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事薨謚曰文昭

如失兩手

玄齡進拜司空乃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乃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晉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善退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

良相

上對創業守文

帝嘗問創業守文孰

難玄齡曰時方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過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玄齡當國夙夜勤強在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妬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其所能或以事被譴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以文雅緣飾吏治

上

引賢者下不肖

杜如晦字克明進位右僕射乃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刺諷如晦等制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

吾君臣邪
作績表
棟梁之用如晦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
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謂之曰公
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後如晦為相以
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手詔製碑
如晦薨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
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勳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為
製碑
文也一鏡魏徵傳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
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
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
防過今魏徵殂逝亡一鏡矣帝親製碑徵薨陪葬昭陵
太宗登苑西樓
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
外帝親製碑文并為書石舊宅還子孫翰林學士白居
易奏今日奉宣
令撰與李師道詔狀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意允
依奏者臣伏見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
於子孫合加優恤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
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

何人輒掠此美若便許之臣恐非宜伏望明勅有司給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諂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憲宗深然之

仁者之勇

蕭嵩為宰相時侍中裴光庭卒上令嵩舉賢以待之嵩以韓休和柔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協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峭直

玄宗既命蕭嵩為相嵩性寛博多優柔嵩引韓休同列休峭直骨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切直上每從禽苑囿張樂禁中稍為過差必顧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畢而諫疏輒上上嘗引鏡自照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盡歡何不逐去使天顔戚戚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每啓事言必順旨退而思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敷陳理道言必訐直退而思天下事我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之計爾

蕭遘掖王鐸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常名宰相

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匈陳中遺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遺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嘉卿善事長矣遺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遺謝而退

圖形凌煙閣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以下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煙閣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預焉

季秋花 則天時杜景佺為相則天嘗於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相曰陛下德及草木故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輔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助天理物 上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

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曰朕欲待以將相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則天乃召之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也今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及姚元之將赴靈武則天命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元之曰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唯陛下急用之則天即日召見拜之為相且八十矣

八十為相　上

死姚崇能算生張說

明皇雜錄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沮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以吾平生同寮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若顧此吾屬無虞當錄其玩用致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

有悔若却徵碑文以刋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上姚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姚崇諸子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謂極華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成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宋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負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為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甞不失聲歎息

以十事說天子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中初皆已施行信不誣

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
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
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
卒罹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
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前
稱房杜後稱姚宋 上舉蘇宋自代 姚崇有足疾舉蘇宋自代蘇頲宋璟也
再升台坐三入冢司 宋璟以老年上表曰臣再升台坐三入冢司也 父子同時
為相 蘇宋為政相得甚歡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相僕射長房誠為國器若畫臣節斷割吏事即過其父 上闢羊以申諷諭 張說始為相帝欲事
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朝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
說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

後君毚破吐蕃於青海西説策其且敗因上雋州圖羊於帝以中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圖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馬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疋後爪州失守君毚死

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

説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説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燕公云

不以姓著 上

燕許大手筆

蘇頲自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臣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詔令副

本留中 上諤諤有大臣節

張九齡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

所推引皆正人 上房幄安有外言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請誅安祿山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

稱曲江公而不名 上以文行為上所知

九齡為相

以文行為上所知李林甫自無學術心頗忌之陰欲以事中之九齡為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綉户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為燕詩以貽林甫

上風度

九齡還尚書右僕射罷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罷相賦詩

李適之罷相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鎮靜

太和九年中人自邊還走馮入金馬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籍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閉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金甌覆名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御書其名置

按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自舉甌以示之乃賜巵酒是時崔琳盧從愿皆宗欲倚以為相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比者衆卒不用

片言悟主

房琯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毀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相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起布衣二朞至宰相

張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清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在位日淺天下推為舊德

上

多識大體

鎬自入仕三十年致仕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貲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

大體故天下具瞻

達練事體

苗晉卿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也

苗晉卿比漢胡廣

上

復貞觀開元之太平

崔祐甫為相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復貞觀開元之太平

除吏職幾八百

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貴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大壞綱紀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詞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稱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職幾八百矣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

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彼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然

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　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治也

選擢賢俊　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將下之夕感恩出涕謂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情然莫能知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日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譽矣

朋黨　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儒李宗閔應詔舉直言極諫科一人對詔深詆時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取其策為甲等吉甫泣訴於憲宗前於陵等皆貶出元和初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武元衡裴度繼之而韋貫之李逢吉議深以用兵為非故逢吉常怨吉甫之子德裕

於元和時久不調而逢吉借儒宗閔以私怨常排擯之
及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元稹與李紳
李德裕同為翰林學士情意相善當時謂之三俊既稹
作相逢吉搆稹陰事出為同州刺史時僧孺德裕俱有
相望逢吉欲僧孺為相而懼李紳李德裕於禁中沮議
乃黜紳為御史大夫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及昭愍遇盜
而殂文宗即位名德裕入朝裴度薦以為相而李宗閔
有中人之助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出為鄭滑節度使
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徵入朝未旬時又為宗
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
善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覃耆古守正常嫉人朋
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及德裕代宗閔出為興元節度使
李訓鄭注素惡德裕排已復名宗閔於興元代德裕為
相及宗閔再貶文宗崩會昌初德裕再秉政發宗閔舊
事貶郴州司馬僧孺屢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
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及德裕南遷所著

窮愁志引里俗贖子之識以作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故文宗以二李朋黨絕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難也

乏知人之鑒

關播為相乏知人之鑒如大言虛誕者播必說而親信之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敗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逆罷為刑部尚書

翼從

先是武元衡被害憲宗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衛使侯宰相入朝以為翼從及建福門退至文宗太和八年方停

對地震

李絳為相憲宗謂曰昨者地震草木皆動搖何祥也絳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適其序人亂之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陰伏而不能出陽逆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又孔子於春秋所記災異先地震日食蓋地載萬物日為君象震有感傷天施見眚書之示戒用警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萬民綏萬物為慮則變異自消休祥可致也帝深然之

不受四方

問遺 文宗時宰相宋申錫為王守澄鄭注所搆言申錫獄付外廷請不於禁中訊鞫文宗終悟外廷之言貶申錫開州司馬申錫自居內庭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防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而為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為之歎息

顧問必極言 李晟之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等幸得備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而無隱知無不為者乎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陸贄為相常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天子長養成

就之恩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

清儉為時所稱　鄭餘慶再為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廉為時所稱

不敢更入中書　文宗時宰相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陳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辜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泥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拜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令中使名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於是嗣復數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

壞白麻　德宗時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為國子司業

觀崖州圖以為不祥　韋執誼自卑官常自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常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執誼遽命

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王叔文黨果貶崖州司戶卒於貶所

管葛伊周 王叔文本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皇太子頗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與韋執誼韓泰呂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人定為死交德宗崩順宗疾久不復問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嘗論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詔入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托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劉禹錫等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惘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陰結權倖以求宰相 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宰臣崔羣累疏其姦邪嘗因面對語及天寶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

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元結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漁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鏄深銜之而憲宗終用鏄為宰相

存亡繫所任 上

上調陰陽下安黎庶 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領之郭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

閱簿書算緡帛 上

唯器是適 韓愈作進學解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任也

復入相如父年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今德裕自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平泉別墅 德裕之孫敬義者後唐時退官居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初德裕於平泉

置別墅採天下奇葩異竹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翫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刻諸石云移吾片石折吾一樹非子孫也洎黃巢之亂洛都災毀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植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寶惜者有中使監全義軍者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泣謂全義曰平泉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托全義詰石於監軍監軍忿厲聲曰巢賊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之石哉

三遇異人

德裕自言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有道者故入禁苑居相位領節制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

不疑朋黨

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伻逐而崔鉉罷相亦怨德裕故敏中復薦鉉在中

書乃相與掎摭令其黨人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又貶崖州司户

讀書不輟

德裕以器業自居特達不羣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初貶潮陽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

奇才

史臣曰德裕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觀其禁掖彌綸嵒廊啟奏料敵制勝襟虛獨斷如由基命中周有虛發實奇才也

延英對宰相

文宗即位虛心聽納每延英對宰相漏十一刻

太專

德裕在相位已久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上前言德裕太專武宗意頗不悅

起草指縱皆獨決

德裕自開成五年冬回鶻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平澤路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縱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馮

白敏中與李德裕有隙

馮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自黔中觀察使入朝為大理

卿以不獲顯官心微有悵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轉運使尋拜相及敏中罷相植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金印朝天客 楊收王鐸皆薛逢之同年也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浸通神狀聞大銜之王鐸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毛輕鐸又怒之

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 楊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處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李猫

上

銅山大賊 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嘗遣子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

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叅軍楊顏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等推其事義府除名長流雋州諸子並除名長流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故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不識杖杜字

玄宗朝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忌之林甫與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弄麞

上奏請必先賂遺

林甫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幾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衽席無别不以為恥由林甫之贊成也

伐

櫻桃賦

林甫聞蕭穎士之名欲拔用之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

誅不附已者

林甫既貶韋堅太子妃兄太子不自安乃上表請與妃韋氏絕上亦知太子無他許之自是連有獄於長安中別起推事院誅鋤不附已者左相李適之之子曰霅嘗盛饌以邀衆賓竟日無人敢往其感如此適之尋亦罷知政事

不能弼諧啟沃

德宗幸奉天盧杞等並貶然關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為不可播在位斂衽取容而已事決於盧杞也既而播亦罷相改刑部尚書太常卿韋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啟沃使天下一至於此而尚為尚書可痛心哉

姦邪

宰相盧杞既貶新州司馬德宗又欲授饒州刺史諫官上疏論之袁高當宿直草制亦執奏之乃改

澧州别駕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

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

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悦等叛河北河南連兵不息京師帑廩不支數月杞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乃謀行括率京師囂然如被賊盜及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户僦質矣不税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物議喧騰乃貶杞新州司馬

咳唾立至青雲

杞作相矯詐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

忌能妬善

杞居相位忌能妬善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惡顔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於賊

陰禍賊物

楊炎以杞無職同處台司心甚不悦為杞所譖京兆尹嚴郢與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逐於崖州而死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

忠懿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兄弟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既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為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為稟大夫命并令按嚴郢鄭詹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閤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未具杞奏殺詹貶郢為驩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鎮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

不許李懷光朝覲

德宗幸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朱泚解圍而去懷光緣道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必誅之杞等微知之大懼杞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許其至奉天朝覲懷光大怨遂有異志

來護兒兒作宰相

來恒及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初濟父護兒為隋猛

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歴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夫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丈武固無種也

改鄉里

五代史後唐馮道瀛州人也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行孝里洛陽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縣改為上相鄉虛臺里改為中台里及拜守太尉兼侍中又奉勅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為侍中里

論時事時政

道為相天成中明宗問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熱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對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聞堯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所惡之蓋為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徭役故曰堯舜之日不過人安俗阜爾貞觀十年以後魏元成等奏太宗曰願常如貞觀之初臣今亦願陛下常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戊午帝又謂道曰時政何者

為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詞人為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主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此詞義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

久雨無妨聖政

長興三年帝謂馮道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聖政矣

好宰相

明宗初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悉甚好宰相遂大用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耕耘樵牧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不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

竹有寒素之士來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朝代遷易人無閒言此若巨山不可移也

歷仕四朝三入中書上沒字碑任圜見中書門下平章事書姓名投琉璃瓶中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於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爾戎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瓶中月夜焚香禱請於天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顗末帝素以奇待歡然命之二人同升相位

三不開末帝命馬裔孫為相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賓客時人目之為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

夢神授二筆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邏店其地上有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殊禮手授二筆一大一小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鴻筆之兆洎入中書治事堂吏奉二筆大小如昔時夢中所

拔者

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桑維翰長子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為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甚為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塤為秘書省議者善之

希旨取容 少帝以知制誥馮玉皇后之兄也寵任為宰相軍國政事一以委之時少帝方務奢佚後宮大恣華侈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馬玉曾有疾帝語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伺玉愈即得除拔其待任如此

名動殊俗 虜遣使加徽號於晉晉亦獻徽號於虜命宰相馮道充使及行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迎道虜之羣僚奏天子無迎宰相禮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禪僧放鷹 或人問馮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譬如禪僧不可令致鷹也由是出為司州節度使

平時宰相上

是非相半 馮道常問熟客曰道在政事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

幸有

曾孫在目前　周蕭憑梁宰相傾之子曾孫做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憑為兒童戲放為傳呼之聲做謂客曰余不敢以得位而喜所幸者奕世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居相位不預政事　九國志南唐徐玠好貨殖雖居相位不預政事尤好神仙服餌常以賤價市人丹砂以充用士流以此鄙之

金椀玉杯盛溲溺　孫忌馮延巳俱作相忌輕延巳嘗謂人曰金椀玉杯而盛溲溺可乎數年而罷

議公事但熟睡　後蜀徐光傳見中書門下

優游廊廟十有四年　國朝范質為人敏悟清正儼然有大臣之體及為宰輔而善於財成故優游廊廟十有四年而朝野無閒言搢紳有嘉譽

齪齪固寵　沈倫十年在相位齪齪固寵不能抑有由也有所建明性尤好釋氏雅信因果之說常盛夏裸坐室中恣蚊蚋囓其膚通夕不寢寐以邀福人皆笑之

恣蚊蚋囓膚以邀

福上言丁謂曹利用不可輔幼主章聖既倦政而丁謂曲姦迎合太后之意

有臨朝之謀宰相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至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侍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敗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扶起慰諭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貶雷州司戶參

無地起樓臺相公魏野贈寇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

賜宴惟兩府預焉北使歷觀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宣撫南夏不久即還

寇準比魏鄭公狄梁公皇祐中上因覽

史見準忠於國家因謂近臣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準方嚴梗亮有文武全才在仁宗朝建大功大節上覩

篆旌忠之碑以表其隧天下之人皆以比魏鄭公狄梁公焉

過求虛譽無大臣體

景德三年準罷相是日王旦入謝便坐上謂曰準竊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亦庶保其終吉也

進賢退不肖

大中祥符七年上謂王旦等曰上書者言中書不言事罕接賓客政令頗稽滯旦等對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自奉德音動稟進止外人不知者是臣等無漏言也罕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舊郡知州及非次將命羣官使臣辭見之後多接見人或賚到劄子者觀其所言可以詳悉治體再加詢問多涉陳乞大約中等遮事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行遣疾徐日有奏藉然思慮不至事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是臣等過也皆再拜上慰諭之

罷百官班賀

新授玉清昭應宮使王旦赴上日權罷百官班賀先是旦領使職詔太常撰赴上儀

禮官言唐制宰相進秩百官班賀開成中宰相鄭覃加太師於詹事府禮上旦當赴上本宮百官班賀如儀修宮使公宇未備恐難為班集故罷

語開元天寶政治

九年上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因曰姚崇宋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無疑誠為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斯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得以專橫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進者十可見其七八唐室顛危數四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浸厚故也上曰陸贄言德宗英睿有獨斷御衆之志且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

姚宋真名相

上手植三槐以為識

王旦沈默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輔臣因手植三槐以為識

登柄用十八年為首相當國僅一紀

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首相當國僅一紀

上當國年深始終如一

向敏中因奏對曰王旦令其子至待漏院附臣等奏方拜

讓章不敢不謁上曰旦既堅辭諒亦難違其意至於引退未可輕言朕察其至誠固非矯飾況體質羸弱衆所共知但當國年深始終如一鎮靜中外實有賴焉敏中與之同列最久必熟見履行未嘗有一事干撓朝廷斯亦難矣敏中曰旦之為人實如聖誨陛下眷待優異終始保全自古輔相遭遇之榮無以加也

平世之良相

旦之為相也屬罷兵之後朝廷求治旦能遵守法度承導善意妙於啟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慎惜名器敘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嘯於巳者亦不以私廢公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搢紳咸服其平恕久於其位終始如一上以此優待之沖澹寡欲其身至薄所居舊第甚陋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氊席輒而不許其在中書未嘗奏廕諸子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敦奬名教中外莫不欽其風德為國宗臣上所尊禮平世之良相也

題品乖當

王沔在中

書曰士大夫謁見沔必甘言以啖之皆大喜得及第者過望而題品乖當進退非允人用胥怨矣

十八九

每上親試考舉人必命近臣讀所試詩賦因升黜之沔善讀書聲氣敷暢凡經沔讀者十八九得及第

撫夷夏和陰陽

淳化五年上謂呂蒙正曰朕以宰相之職所任甚重欲修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考第之設亦空言爾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事而不知其職任乎蒙正等俯伏稱謝

舉官故事

十一月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能得雖多亦奚以為宰相呂蒙正對曰臣職在辨論官材總領衆職而使陛下孜孜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曰人心不同有如面焉使卿等何由盡知朕以求人之要莫若責舉主因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以姓名聞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

可以進百官令獨舉一二人示天下以隘也上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實來上上復名謂蒙正曰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員狄仁傑自薦其男光嗣為地官員外郎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莊王錄孫叔敖之詞故事為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再拜退而各舉所知以名聞

未嘗以私事干廷尉　李昉在相位日不敢有所請託給事中張佖耿介士也昉初甚薄之而雅厚善張洎及昉之罷政事也洎草制深攻昉之短而佖朔望常詣第謁見人或謂李公待君素不厚佖曰我掌廷尉日朝廷諸公多所請求李公未嘗以私事干廷尉我由此重之故也

賜飛白書　至道二年五月上飛白書數幅以示近臣字皆廣袤盈尺先賜宰相呂端一幅侍臣因競前爭取上笑曰昔劉洎登床正如此矣

顧命元老不名呼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名呼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

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

學飛白書自名為相

天聖初上學飛白之次忽書王欽若三字中人持示太后因命緘為湯餅合以賜之遂再名為相及欽若至中外無有知者

奏許契丹借雄州牧馬

欽若在中書契丹遣使言彼國飢饉暫借雄州牧馬欽若奏曰但許之上問其故對曰彼若果有窺中國之心豈先有書蓋欲以此相試爾但許之彼必不來果如其言也

沮太后臨朝

章聖不豫彌留之際劉后諷宰相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氏唐之武氏皆國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保首須公實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建長樂為太后以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太后其議遂止上既即位奉遺制軍國事權聽太后旨丁謂治后意乃奏議太后朝近臣以決大政

皇帝惟朔望見羣臣其餘庶務悉令入内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不覆丁謂之黨皆以為是王曾獨曰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下非劉氏之天下也奈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聰明絶下情而不使通啟宫人專政之害請依後漢馬鄧故事九御朝帝坐於右而垂簾以奏事從之朝士以為名言

呂夷簡比姚崇

夷簡時之名相多識知謀慮上嘗以比姚崇孫沔雖言其短上不以為非夷簡觀之乃謂人曰元規之言可謂樂石但恨聞之遲其十年其度量如此

賜生日物

英宗治平元年翰林學士賈黯奏大臣生日朝廷須賚詔文須言資助家庭宴樂之意伏見以壽聖節曰陛下但以夷使來會時一舉觴自餘慶禮率從損抑將相大臣同國休戚生日須賚伏望權寢曾公亮奏亦望允從詔以大臣有已經賜者令賜之如例

救弊以漸

五月上問執政積弊之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寬治如

何吳奎對曰聖人之治國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對明皇治政（閏五月上）問執政曰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而勵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禍亂人主惟在擇賢不可使姦人當國胡宿對曰姦人得志亦以貴妃干預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惟豪邁無防檢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如忠嗣忠純可矣如安祿山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作亂乎上皆以為然

常務付有司 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進呈文字頗繁故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勅而已

一片文章 南唐近事李建勳博覽羣籍頗善理論宋齊丘嘗曰李相清談不必潤色自是一片文章矣

三入 春明退朝錄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

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三入

居位不久

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歷四年郊祠貂冠公衮又升輅奉册改謚諸后杜祁公罷相知兖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兖州踰再浹日會宗衮自汲陽名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且莫北去欲識璧云郭汾陽魯留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

奏請

唐宰相奏請即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令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畋鳳池藁草内載兩為相奏議狀數卷秘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冠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蠻於命詞也今中書白進呈差除退即批聖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為之

旬假對後殿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開寶九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於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

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凭玉几言猶在夜啟金縢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實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至慶歷初乃如舊

拜命詣景靈宮朝謝

文穆冀公天聖初再為相既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梓宮而莫及念南狩以方還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即詣景靈蓋踵冀公故事也

入謝有對賜

凡拜職入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亦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名還加封邑時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皆有對賜

百日宰相

東齋記事予與邵不疑于元于彭年飲於建隆觀術道士處是日有報杜祁公拜相彭年曰百日宰相其後杜丞相百日果罷彭年名壽深於術數又善相

以

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 國朝范質奏曰臣念為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竊以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富有材謀精通治道經事霸府自陛下委以艱難無不倚任臣每自退食備觀公忠而皆際會風雲遭逢聖主廊廟之器為時而生伏乞授以台司俾伸才用宰相未滿久難其人以貳臣之器能自舉附之幸會寘之此任孰不為然上嘉納之

不營產業 太祖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業真宰輔也太祖雅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衙以為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循規矩慎名器 上

宰相豈盡由科第 魏仁浦從平壽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初欲命仁浦為相議者以不由科第為言世宗曰古以文武材為宰相者豈盡由科第耶遂決意用之 歸田錄

何以鎮服百寮 故老能

言五代時事者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寮

大臣不當收恩避怨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用人從人望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三輩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播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意也

少

年　歸田錄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

罷相父母皆在　上

母喪在殯特罷宴　富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不用照二百里古鑑　呂文穆公蒙正以寛厚為相太宗尤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為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真宰相之言　東齋記事薛簡肅公天禧中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丞相

事無大小皆決 史記二世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設鹿為馬 趙高為丞相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設驗持鹿獻於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設鹿為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檄名鄧通 張蒼免相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意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朝罷嘉為檄名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令行斬之上度丞相困通使持節名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相之當至丞相 韋賢魯人也請書為吏至

大鴻臚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後賢為丞相而病死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令諸吏帶劍前奏事

魏相以文吏至丞相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乃借劍而敢入

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宜非遇時而合也

丞相封侯

公孫弘封平津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侯自弘始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無餘財

多陰謀

丞相陳平為高祖謀且六出奇計歎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故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陽還太傅

前漢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左丞相呂太后欲廢陵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權陵怒謝病免杜門

竟不朝請**安劉氏**初呂后問丞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漢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浹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得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又欲強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轉為右丞相也

不受私謁文帝以御

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薛澤嚴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持守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好儒術

竇嬰字王孫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也

以肺腑為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即位以舅武安侯蚡新欲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及為丞相上初即位蚡以肺腑為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奉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注旃旗也

奉邑無水災

蚡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鄃

卿居河北河北而南則卿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河北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事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

所推舉皆廉士

韓安國字長孺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乃更以薛澤為相安國數月愈復為中尉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食貨志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賜子孫爵

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相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丞相公孫弘者竟以善終於相位弘子度嗣爵後坐法失侯表德彰義所以率俗厲化其賜弘度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

不受印綬

公孫賀字子叔代石慶為丞相時朝

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材官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一言寤意

車千秋本姓田氏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究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大感悟召千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所拜丞相非用賢也一男子上書即時封侯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下之吏良久貰之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

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又千秋年老上優之

車丞相

朝見得乘小車入宫殿中因號曰車丞相也

上

當軸處中

賛曰車丞相履伊吕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儒林傳曰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自見為舉者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弘力也弘為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以為馬廄車庫

奴婢室矣唯慶以醇謹得終相位餘伏誅

丞相致仕

韋賢字長孺年七十餘為丞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家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也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以明經至丞相

上

韋平父子

平當字子思為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任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注韋玄成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魏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公府不按吏

丙吉字少卿代魏相為丞相性寬大好禮讓掾吏有臯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按驗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於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何

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吏嘔吐汙車茵　上問牛喘**吉嘗出逢羣鬬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問吉吉曰民相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殿最奏行賞罰而已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也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知大體　上稱為知人**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皆能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疾免以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

職上稱吉為知人

丙魏有聲

魏相丙吉贊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有陰德

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丙吉為廷尉監時宣帝生數月坐太子事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他人無辜猶不可也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然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全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轉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

免非其辜

孔光罷相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旨妄奏事自殺以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為丞相數諫諍忤旨旬歲間閱三

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日食徵光詣公車門日食事書奏上說拜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遂復為丞相上乃知光前免非其辜以過侍臣毀短光者免傅嘉為庶人

旬歲閲三相 上顧還

千户 朱博為丞相封陽侯食邑二千户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户而臣過制願還千户

單于仰視大畏 王商代匡衡為丞相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語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

真漢相 上

絳侯非社稷臣 文帝時丞相絳侯朝罷趨出上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時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

與共謀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特立後起十餘年至宰相

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吏從汝南蔡父相大奇其容貌曰小吏有封侯骨方進乃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為丞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深刻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擕老母羇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

上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

方進奏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進見聖主御坐

為起在輿為下上不為後母服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後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賜策自殺方進為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為星上言大臣當之上乃名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策云云方進即日自殺

兼三公之事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名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上以問張禹禹以為然於是上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印綬置官屬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俸加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無益於治亂

將相不對理陳寃哀帝初封董賢

又益爵土丞相王嘉數上封事切諫及封還詔書帝乃發怒下嘉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而具和藥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逆隨使者詣廷尉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

官屬譏其煩碎

薛宣為丞相相府詞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也

無大體不稱賢相

上乘棧車歸田里

孔光罷丞相詔曰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注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

貳王而理天下

後漢王符潛夫論法誡篇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光武愠數

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漢雜

汲黯不拜田蚡

事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決富室公生子得其真

風俗通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餘更取田舍女為婦一交接事訖便氣絕生得男大男謂其女曰我父年尊復無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相告數年州郡不能決獻之廷尉按問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公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寧可共試察之於是時歲八月矣取同年小兒俱解裏衣餘無聲響此兒獨啼言寒又並令行日中復獨無影大小咸服吉處度得其真

王畨嘲荀彧

魏志荀彧為右丞相王畨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

無繆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蕭上誣明選下誣楨幹亦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爾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蜀志諸葛亮為丞相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他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隨能任將吏

吳志顧雍字元歎代孫郎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其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孫權敬信顧雍

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誨育門生

步隲字子

山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侈傾以此見譏

孫皓聽陸凱目視 陸遜遷丞相孫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朝見睛莫敢近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目視

陸凱面責何定 凱為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任幸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乎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屬不然將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丞相事煩 張昭字子布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充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卲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至非所以益國也

相國

蕭何益封召平獨弔

史記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書

趣治裝當入相

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當入相使者果召參為相擇郡國長吏訥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前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曰曹參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爾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缺非上所詔令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須鄂君乃益得明封鄂千秋為安平侯

益封置衛

陳豨反上自將兵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何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者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之上大悅

買田宅必居窮僻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為民請上林中空地

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為請

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利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奈何乃疑受錢乎是日使使持節赦何何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使百姓聞吾過

舉事無所變更

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裝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始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長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所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所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恵帝怪相國不治事乃令參子中大夫窋從容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且令陛下垂拱叅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叅為相國三年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初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臨視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叅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守畫一之法 上

起刀筆吏 班固曰蕭何曹叅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叅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叅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

位冠羣后 上

掩匿細過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酒歌呼從吏患之乃請叅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叅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叅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

傳世不絕 和帝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

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賜五熟釜　魏志鍾繇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中書門下

平章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資任尚淺預聞政事　唐高宗永淳元年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元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忝知政事崔知温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

平章事自郭

正一始 郭正一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郭正一始永淳中直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勅多出其手

對盧杞姦邪 李勉字元卿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

塞政事堂後門 常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違時政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塞絕其門以自專大不相往來

輕重任情不違時政 上

天下事皆先平章 文宗以杜琮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對曰太宗用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

官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馬用彼相昔唐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文則宰相不用即常僚豈可自保陛下常語臣云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易直此言甚鄙

食實封三百戶

玄宗時有上書者以為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開元十年十一月敕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曜及張嘉貞始

奏狀不帶平章事

昭愍皇帝見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韋處厚曰度即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逆於舊使銜中減落帝曰何至是耶翌日下詔復兼同平章事

引中官升政事堂

故事宰相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李峴為相即令去其榻

臂可截宰相不可得

裴冕

為僕射平章事時輔國驕恣日甚求為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以俱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平章事非序進而得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中節度使王鍔來朝權幸多舉鍔者憲宗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歷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請弟不言中書事

五代史後唐趙光逢莊宗同光末年平章事其弟謁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書其戶曰請弟不言中書之事其清靜寡欲如此

擔子入門

盧程莊宗同光初自太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並命為平章事程本

非重器驟登顯位舉止不常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呵道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為名教宗主

趙光逢為平章事常有女貞寄黃金一鎰於其室時正屬亂離女貞委化於他邑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兩登廊廟四退丘園上

所居寢室蕭然四壁

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四年遇病明宗使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揭弊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疋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

舉六典舊章書之粉壁

長興末王政多僻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于言然人無唱和者但舉

六典之僣章書之粉壁補六經之闕文刻其印板其經緯大略者曽無所施

沒字碑 任圜為平章事

初豆盧革韋説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鄭注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爾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以協對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丈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叱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内更葢笑端

中書之内更葢笑端 上

求玉帶以一郡許之 漢蘇逢吉

為司徒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秦王從儼子永吉初至闕下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又前客省使王筠受晉命使於

湖湘漢初復命逢吉重邀其賂許以名郡筠不得已分槖裝以奉然俱不能踐言其貪詐如此

貪詐　上

負氣寡識

楊邠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常與三司使王章於御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辭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對垂堂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殿召對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或御馬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産而況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慎上斂容謝之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勅道錄所對垂堂語道因具錄以聞

人以為遲

凡國志南唐張延翰字德華元宗輔政大臣唯重延翰嘗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平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將

傾心以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徧遷中書侍郎平章事人以為遷耒幾病不許免相

自以智略可以經營天下

馮延已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復結魏岑優損時政與其弟延魯及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延已好大言自以已之智略可以經營天下璟乃悉以庶政委之

贈平章事

韓熙載拜中書侍郎卒煜頗歎惜謂近臣曰吾託不得熙載為相今將贈以平章前代有此比乎或對曰劉穆之嘗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比也乃手書贈之

議公事但熟睡

後蜀徐光溥拜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昶好度僧尼光溥以為無益請罷之頗為同列毋昭裔李昊所嫉自是每與毋李同議公事光溥但熟睡而已

願得傳國寶懷之以入唐軍

後唐鄭珏初仕唐末帝時為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王師將至召宰相李

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猶豫不決珏對曰臣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懐之以入唐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救兵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可惜但卿此行得事了否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恐不了左右縮首竊笑翌日莊宗入汴州珏率百官馬前迎謁是日責授萊州司户

食桃不康見李思戒

唐長興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来何以得濟馮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常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豫歲亦微災乃知九州四海民之消長繫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所願王體和平生民慶頼乞陛下寢膳之閒動留調護道因指御果實曰如食桃不康見李思戒翌日而可也

忘持免園冊來

道初為平章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蒪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自月華門赴朝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

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免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祕書監贊散騎常侍

納禮錢　國朝建隆二年詔今後宰相樞密使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者作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蕃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立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改官不在更納

天下推為賢相　王曾景祐元年拜右僕射平章事封沂國公天下推為賢相上嘗書忠亮忠厚字以賜之　案忠亮忠厚四字文重疑有誤

請親征戎虜　寇準景祐元年拜平章事初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圍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淮南人也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也力請親征大敗戎虜至今五十餘年請和者準之力居多

與官長拂鬚　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羹汚準鬚謂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長

官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及其後朕竄皆謂所為也

不憂邊事

工部尚書李昉進位中書端拱初布衣翟馬周訟昉任宰相蜀戎虜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奏女樂等數事上惡之名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以昉為右僕射罷知政事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中臺師長舊日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斯為美遷非除責之義當以文昌務簡均勞逸為詞上然之

外撫四夷內和百姓

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百司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如於野得死蝗不可賀榮王元儼宮火不當罪人執奏內臣劉守珪不當降節度使又辨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真宗皆納之兩府凡有議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處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屢求退

感悟求退

上

改陵

天禧

四年丁謂拜平章事後封晉國公卽位結内官雷允恭將謀不軌命允恭挾行永宣陵移吉卜欲不利於上以幸咎禍之事事既敗附謂者奏言謂首被顧託建立陛下請以功議過王曾曰謂爲顧命大臣而謀危社稷負先帝之委託辜陛下之眷注雖有大臣功亦不可免流於崖州初謂拜侍中有詩曰千金家富非良寳一品高官是強名及領翰林學士李維援其親爲挽郎請於謂曰望相公陶鑄謂戲曰陶鑄復陶鑄省郎與挽郎維應聲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事敗藉沒其家皆詩之讖也

詩讖 上

清白宰相

慶歷四年杜衍拜平章事苞苴寳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爲清白宰相

三日一至中書門下

唐李靖字藥師見僕射門

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

鄭覃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

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杜佑拜司徒歲餘乞

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

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裴度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詔進司徒平章軍國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置選部以進廉吏 九國南漢志楊洞潛開平二年拜諫議大夫遷兵部侍郎與倪曙李殷趙光裔俱為平章事訪延俊彥開設學校置選部以進廉吏皆洞潛之助也

堂貼 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貼予曾見唐人堂貼宰相簽押略如今之堂劄也

職官分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朱名洋

職官分紀卷四

宋 孫逢吉 撰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宰兩為一介使唐趙彦昭字奐然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為使處訥辭乃授彦昭彦昭顧己處外恐權寵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温曰天宰兩為一介使不亦鄙乎彦昭問計安出履温乃為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

典選納賂詮品無序崔湜字澄瀾景龍二年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詮

品無序為御史奏劾貶襄州刺史執政時年三十八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與請子弟授外官蕭至忠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强宗亦以擇賢才耳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言讒人謀動東宮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己授尚書左丞罷政事前作后國翁後為主邑丞竇懷貞字從一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

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爲阿𤕌懷貞每謁見奏請輙自署皇后阿𤕌而人或謂國𤕌靳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閲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巳附離日視事退輙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鎣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較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治内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營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𤕌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玄宗受内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陸公加於人一等

陸象先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斡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

遂參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尚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名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本義等坐為主所進將通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止內地置屯田

李元紘字大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間無役地棄不墾以閒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發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

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特賜紫服金魚上再世宰相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遝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上遣中使迎謁杜暹開元十四年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執政數月天下定宇文融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已定天下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推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罷議符命裴光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議以唐符命

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諭者以為知命

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

裴光廷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韓休為可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趨進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帝不能奪也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黙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數陳治道多許直**上**陳祿山反狀**韋見素字會微天寶二載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楊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將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國忠見素遽下流涕具陳祿山反狀甚明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表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

一國忠死一國忠生房琯字次律天寶中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儀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

有重名帝傾意待之凡機務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時第五琦言財利幸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琯之廢朝臣皆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琯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虛言浮誕內觖觖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

高談有餘而不切事

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知人不明以取敗撓

上片

言悟主而取宰相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皆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愇慳不失為明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輔相必能致治成化

裴冕字章甫肅宗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内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皆其嗜利云

視俸簿喜見顏間

上柳才虞

謗吾不忍為

崔渙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採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罷職

留總百司

李麟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留總百司

諫內道場

張鎬字從周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遷諫議肅宗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鎬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

二期至宰相在位

雖淺推為舊德並

上託鬼神致位將相 王璵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他才為士所議既得政中外恨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尊意他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一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啟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疏以聞璵不能詰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言毛若虛希旨用刑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

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度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鎣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輕重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令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爾還　京復拜

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李揆字端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

京師多盜至殺人尸溝中吏疏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凡指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甚遠以故宰相鎮荊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搆抉過失諲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指為司門員外郎

三絕

罷羽林騎徼捕 並上

拒李輔國求宰相 蕭華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怒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陝州司馬

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 裴遵慶字少良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有族子病狂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至

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初為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請鑄乾元重寶錢

第五琦字禹珪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踴飢饉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貶忠州長史

結中人刺密旨

元載字公輔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綿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驕橫與載不叶奏誅之載得意甚益矜肆時議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裒關輔河東十

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勑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載智畧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開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堂宇奢廣當時為冠大歷十三年收載及王縉賜載自盡

請以河中為中都仕進不結子弟則謁主書並上

奉佛不茹葷王縉字夏卿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侮也京兆尹黎幹數有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

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廏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横加錫與不知極胡人官至御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産多歸浮屠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笞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賄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歷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

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
及敗上憫其耄貶括州刺史

食千僧以為有報

杜鴻漸
字之巽

代宗以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蜀還食千僧
以為有報縉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屠葬

制下士相賀於朝

楊綰字公權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素痼
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
於時聲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謂羣臣曰天
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即日贈司徒遣使者冊
授欲及其未斂也諡曰文貞蘇端持異議帝貶巴州員
外司馬猶賜諡文簡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
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
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
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
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
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疾劇就中書療治

上天奪綰

之速聞風自化比楊震山濤謝安並上以清儉自賢元載死常
袞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
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專任之
禮遇信愛袞弗及也每所根忌會綰卒袞始當國先是
百官俸寡獨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
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惎皆少給
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其給乃在洗馬
之上具騁私崇怨類此給百官俸任情輕重上罷內廚食故事日出內廚食賜
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濌伯袞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
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
世謂之濌伯無賢不肖之辨云袞為相散官纔朝議而
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
公德宗即位袞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
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為相散官纔朝

議與崔祐甫換秩並上除吏八百員崔祐甫字貽孫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戾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弊凡奏請悉杜絕之惟文詞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无足慮即詔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蕃

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謂其謀謨為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吉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贈太傅賜謚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台王駕鶴留語代神策軍使以李正已獻錢就賜將士上

肩輿至中書卧而承吉以有大臣節特贈三師並上

輿嶺表以單議悟天子楊炎字公南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炎輿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溥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初炎矯飾志節頗得名既傅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眦睚必仇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

有非常之福者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還貶所服久之

矯飭志節上諷帝以刑名繩天下

盧杞字子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己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為自固者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患主辱猶謷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

文武兼資望重內外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飧錢及百官廩俸三分之一以助用度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

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盲宰相

關播字務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今欲開口爭事耶播即喑畏毋敢與爭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懋劉承誡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欲請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名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郭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而元平不悟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署御史

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平元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敗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耶相與泣諸朝

言監軍權望太重

蕭復字履初扈狩奉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職威德播越及茲今阽於危當懲艾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匿復厲言杞辭不正帝色眙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相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

容身遠罪

劉從一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他材容身遠罪而已

言唐安公主宜儉葬

姜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壟令累甓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茍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還太子左庶子

天生為社稷萬人

李晟字良器帝狩梁州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而軋之則卑詞厚幣偽

致誠於懷光時敎詹畢要乃使張彧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破賊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寇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

分錦示和解

張延賞德宗次梁倚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恨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為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與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恨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

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
令不許婚嫁未忘也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
道路訾謗浸淫聞於上延賞俱請諂州縣或考先滿或
攝掌遇傳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
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
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延
賞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
然帝待遇甚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
軍食委李泌刑法委
柳渾時以為任職

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奏議
有宰相體並上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韓滉字太沖貞元元
年加檢校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一年入朝滉既宿齒先
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滉宰相子
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
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

夾廡弟迴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馬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推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産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

不請門戟即撤去堂廡並上

廉抑畏慎 劉滋貞元二年權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施設廉抑畏慎而已

舉不適時 崔造字玄宰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韓滉方領轉運使有寵於帝朝廷仰具須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造辭位以憂愧卒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不諫帝避狄 齊映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諫不肯事否可一顓於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驚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洶洶謂陛

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辛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
俯伏流涕天子為感悟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
而延賞為左僕射數為映畫事又為所親求官映不
荅延賞恚既復用即劾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

帝得人獨不賀

柳渾字夷曠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
名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
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
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
帝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
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
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于法誤傷乘輿器服罪
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强請
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
來世孝謹表閥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爾討賊自有
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傚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

以示懲沮帝嘉納 王工毀帶請論如律責田伯強賣第助兵並上

言韓滉省中榜吏 韓滉自浙西入朝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光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稍褫其威

儒士知軍戎萬里情 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與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柳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輾轉無常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耶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御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

頭可斷舌

公不可禁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渾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

李勉盧翰真拘俗之人

性清儉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諫廢太子

李泌字長源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執爭數十意益堅帝悟太子乃得安

送實封不納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一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而還

勸不受私獻

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百萬

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
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

對帝不覺盧杞姦

帝常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姦安至建中禍耶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學士加大

泌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

公張說由是以亡明年果卒

當月蝕東壁上持黃老鬼神說泌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論能悟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騈珠刺繡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禳禬德宗表不為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剛不可營繕帝曰春秋起塞從時何魁剛為巫詒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抑玭稱西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功大於魯連范蠡上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實參字時中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

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為間故左右爭毀短之

會朝代宣詔

董晉字渾成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絶緦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絶緦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

對喪服冠冕之制 上獻審官六

議趙璟字退翁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璟精治道常以固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從之

請臺閣長官自薦其屬

陸贄字敬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後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語乃得下及贄秉議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使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謂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羣趨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言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令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武后收人

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史薦士則又紛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請以內外員三分之

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為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缺集人檢校吏姦天下便之

旬一人秉筆

當是時賈曉盧邁趙璟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洽輒判

言裴延齡躁妄不可用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

戕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言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懼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别駕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既放流遠常闔戸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祗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避謗不著書

上言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

賈曉字敦詩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

安危大事無所發明

曉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盖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具所長

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處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治身循法無他過

盧邁字子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陸贄趙璟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他過

竊大任者八年

崔損字至無貞元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過為恭遜接見便辟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罷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帝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

以文學歷將相

趙宗儒字秉文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以治生瑣碎失名上

吒去主書滑渙

鄭餘慶字居業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賂餉奔委之弟泳官至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

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寖聞叱去事善之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具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粗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竊鄙之奏議類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

奏議用古言南鄭相北

鄭相上

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杜佑字君卿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

方漢胡廣

佑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芿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皦察數斡計

賦相民利病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治行無缺**上**循默苟安**高郢字公楚貞元末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珣瑜同拜既王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賊而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贊謂其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默苟安所謂馬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忽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卧家七日不出罷**鄭珣瑜順宗立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叔文起州史為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閹人**擾撓政機**韋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問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饔以待傾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矣**聞人足聲輒悸動**韋執誼順宗立以疾

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推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白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於敗

奏罷中人監軍

杜黃裳字遵素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夏綏銀節度使傅全義儉佞無功因其表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武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竭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

罷韓全義節鎮勸不赦劉闢

以劉澭代高崇文並上

默默居位四年鄭絪字文明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路從史辭潞定粮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黄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為太子賓客絪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世推耆德上

李錡入朝不許稱疾武元衡字伯蒼元和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

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帝稱長者 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為長者

叱去王承宗白事者 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入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詆毀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走遂害元衡

言屬郡刺史得自為政 李吉甫字弘憲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

度李錡非有鬬志討之必克 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遊說者

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盗度李錡非有闘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常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絶除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悍其威誠名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賛皇縣侯從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歳餘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易三十六鎮

上新政事堂會食床

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輙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於世

殿中呼官而不名

裴垍字弘中吉甫罷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開說帝悍垍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呼垍官而不名

不以中人罪藩臣

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

下之法安在吏授美官

賦法以公估準物　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起江淮而南民少息矣

不以年少柄用為嫌　垍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二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

對家給匱乏及祈禳之數　李藩字叔翰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

則置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勑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

取筆滅宰相字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舉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

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

權德輿字載之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由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

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縉紳羽儀

是時帝切於治事巨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辨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德輿雖動止無外飾其嘔藹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云

責御史還奏不實

李絳字深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江淮歲儉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爾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如此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

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
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醁醽酒

情故自嫌非責成意

帝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
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
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
曰所問當與不當爾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
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
皆出其選古人言收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
聖言責成意帝曰
誠然在至當而已

對開元天寶治亂

帝又問玄宗開元
時致治天寶則亂
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
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
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
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
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
隙而奮此皆小人啟導從逸而驕縶時主所行無常治

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三相張家

張弘靖守元理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有令聞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

討蔡服鎮皆如策

韋貫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

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令若置都統又令二師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

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

裴度字中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尚徵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寀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洛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於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

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運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淮西平度入朝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罅

請身督戰 上

對君子小人之徒 帝嘗語臣事君當勸善奉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搆罷

權倖側目 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

功名震四

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長君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字虛舟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

黨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引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治及訓八人而傅會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循默不稱職 王涯字廣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涯質狀頎然長上短下動舉詳審性嗇儉不畜伎妾惡卜祝及他方伎別墅有佳木流

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不便謗訕囂然議遂革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

啟奏平恕

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庭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資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惻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曰陛下幸憐其母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勅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啟奏平恕如此

對聽受之際

帝常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為辨謗略以自警鑒其要云何羣對曰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難為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以欺帝避其言

言開元天寶事

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籍左右求宰相羣數

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𤣥宗以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於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鎛銜之帝卒自相鎛會羣臣上帝號鎛欲兼用孝德為號羣獨以為有睿聖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㢘賜邊士不時物多敝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由是罷為湖南觀察使

不喜由宦倖進

李郃字建侯拜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郃以剛嚴始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郃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

作泣下謂諸將曰吾安老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户部尚書

朝廷輕重在輔相

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刻剥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體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宫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帝斥內帑所餘詒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絲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鎛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乃諧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鎛罷度支嘗與金吾將軍

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以錢穀奮而至宰相

程异字師舉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鏄得罪時謂楚綠鏄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

對兵法必勝

蕭俛字思謙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

不撰王承宗先銘

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

侍母如

褐衣時　母韋賢明治家嚴倪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

除吏常憂不稱　上銷兵失河朔　穆宗初兩河底定倪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歲限十之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招募市人烏合戰輙北遂復失河朔矣

對貞觀開元治道　崔植字公修長慶初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

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願以無逸為元龜

上

對漢文帝太儉

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耶植曰良史非妄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内彫弊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為難耳

不閱歲至宰相

杜元穎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縉紳駭異

以錢穀進不甚與事

王播守明數進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鎮淮南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

居位纔三月罷 元稹字微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訴裴度曰于令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莫聞遂與度偕罷宰相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飭云

韓弘送錢十萬不納 牛僧孺字思黯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資簿計較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韓弘送錢十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由是**太平無象**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治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更言太平非臣所及退謂他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遂以相

未嘗引用親黨竇易直字宗玄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

斥出堂史相府肅然韋處厚字德載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堂史湯銖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

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綱處厚
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置雄望等州補別駕 上趣出復召問所欲言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
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
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
信得於横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
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
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瞿
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
德處厚趨出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廷
可為治諫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
爭不可回奪 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 善保位 路隋字南
武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稱
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詆

鄭覃為妖氣令自為妖

李宗閔字損之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在浙西名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朝廷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

案此條乃引唐書李宗閔傳文原本於此句下接寫仲對琴瑟笙竽云云與上文不相連屬蓋中間誤脫一頁今無他本可以校補姑仍之

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威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

政在中書誠治本

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

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免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楊嗣復等死

帝常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死

言人君勤法於日

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宴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願節畋遊承天意尋拜司空

論比黨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論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

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志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而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

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拘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自見矣

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

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王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寖弊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弊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摇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

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奸謀

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特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言之

罷郡縣吏二千餘員 人常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於是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

決策制勝威名獨重於時 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

請詔書付宰相乃下 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預諸道統兵粟米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

一將乃有功　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代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洽其切於事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勅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　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多處其中　為劉賁考官畏避不敢聞賈餗字子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可奈何劉賁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龐嚴為考官畏避不

敢聞竟罹其禍餗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賈不知謀人寃之

用人之道隨所保任

李固言字仲樞太和九年李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鄭州刺史王堪隨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固言疑抵已即曰臣知堪故用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昔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實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言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加禮舊臣外釣人譽

舒元輿以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筭日與訓比敗天

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是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閒處至是悉遷髙秩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殿欄誦賦為泣下

牡丹賦

上起流人一歲至宰相

李訓字子垂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惴悍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者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悦士心人皆惑之

建廢進士科

李訓誅帝名鄭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能薄帝曰淳薄以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

救世之敝

先貴實 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飭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貴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為靳此本於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延英論詩 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夫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時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卒歸於亂章什譏誚臣願陛下不取也

因武帝以諫 每帝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以宰相領祭酒 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

比王府官

宦寺奪氣

李石字中玉李訓誅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瑟縮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為彊

論太平之難

他日紫宸殿及陛帝冒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而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聖賢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

令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於是大臣新族死嵗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不安何也石曰刑教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籍不得措其奸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則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嘗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

鎮靜

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

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爵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候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閤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誅戮亂也請內置勅令以時省覽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巽時詔令天子多自諭之因請內置勅令一通以時省覽

致治之道在得人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輙報罷東首閑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横天子為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抵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傳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輓下斗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

時柰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嘗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知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宰相所用強蔽其過此其私也

命六軍衛士從宰相

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動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

與楊嗣復面相觸

陳夷行字周道工部侍郎貞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堅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鐏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桓公器

管仲於仇虜豈有倒持慮耶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

論天寶政事

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於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十數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昔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鄭遂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不可遂果坐贓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為吏部尚書

言符讖

楊嗣復字繼之俄與李珏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爾帝曰然

宰相所

錄恐掩蔽聖德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汰去粃滓菁華乃出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為國如治身李珏字待價開成中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常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為國者如治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何至哉天下事皆先平章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

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馬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實易直勸我任宰相啟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

論貞元初政事

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弊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因此耳帝頗向納

稱道無逸篇以勸武宗

武宗新即位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

請卻犬馬白鷹以示四方

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納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

鄭楊段薛炙手可熱

崔鉉字台碩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

魯絳壞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為刑部侍郎絳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為河南尹他日帝謂絳曰魯去矣事由御否絳惶恐謝罪帝曰噫

五年十三遷

白敏中字用晦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

受馬元贄賜帶

馬植字存之以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左右軍中尉馬元贄最為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

削重定元和實録

周墀字德升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録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

吐蕃微弱以三州七縣自歸帝召宰

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於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

輔政十年 令狐綯字子直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言早以正人傅道東宮 魏謩字申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令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傅道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

請還詹毗國獻 詹毗國獻象謩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

議事天子前無所回畏 謩為宰相議事天子前他相或委柳規諷惟謩讜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綽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有祖風烈 贊曰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謩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請宰相人自為記付史官 裴休字公美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即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以付史官詔可

歲漕著新法十條 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毀敗吏乘為奸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僱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勑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

立稅茶十二法

上真儒者 休為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 **質**

崔慎由請甄別流品 劉瑑字子全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還流品舉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由是罷相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

貴近未嘗以言色借貴近上所得祿俸養護宗屬畢誠字存之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誠於吏術尤所長既貴所得祿俸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

金印朝天客楊收字藏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收王鐸皆辟達之同年也收作相達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咸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漫通神收闢大衢之王鐸拜相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言優人不可假以官曹確字剛中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帝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擢可及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易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

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

曹畢 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

因其黨為牛頭阿旁 路巖字魯瞻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頗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遺賂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俄與保衡還相惡

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 韋保衡字蘊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浮淺既恃寵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擠之

百官候夫人起居 趙隱字大隱咸通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殿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寮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

退朝侍母膳 崔彥

昭字思文僖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不怨王凝　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軟婢多制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

不肯處陳敬瑄下　鄭畋字台文見使相門

姿漏而語不正　盧攜字子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姿漏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翺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性不矜滿沈毅有謀識陸扆於後生數稱譽之後至宰相

進止有禮法　鄭從讜字正求僖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止有禮法

掖起王鐸　蕭遘字得聖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踣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

大臣和予之幸也遴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遴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楚國公遴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遴見柄任凡五期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名愎臣以濟亂身汚僞署不得其死人為哀之

哭白麻

李磎與韋昭度並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挾附權幸以忝學士不合為宰相崔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密遣崇魯阻之

止王行瑜加尚書令

韋昭度字正紀傳宗西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自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當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李磎叶力此奸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為太

傳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戎蜀失致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矣

治之要在彊兵　張濬字禹川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宗即位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

歇後鄭五作宰相　鄭綮字蘊武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

堂柱生槐枝　韓偓字致光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家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

政僅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必即自撓矣

光院錢 陸扆改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扆輔政拜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將舉新例內署榮之

以素無聞 人人大驚 朱朴為人木彊無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欲用將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四時仕宦 唐游藝傳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

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不願知譖者　狄仁傑字懷英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對雙陸不勝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后曰朕欲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博立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

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歔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所薦皆中興名

臣仁傑所薦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

束帶終日不休偃崔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躬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深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縉紳為慶

規創文昌臺李昭德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京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

對后問天地與樂邢文偉載初元年為內史見中書令門

撰時政記姚璹字令璋推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

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為田舍子所留

婁師德字宗仁萬歲通天二年入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乃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墨汚選者

在夏官注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汚爾

薦狄仁傑乃不知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

模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師德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世之

言長者稱婁郝 上委碎無大體 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勾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繝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 民間碎事

不聞 陸元方字希仲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

進退羣臣必先訪問 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先詢問外秘莫知

焚奏藁 元方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書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沒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勅

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 楊再思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歷事三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

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謹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季秋梨華

杜景佺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衆賀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也

真宰相上

恥其君不如堯舜

周允元字汝良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為堯舜武三思劾奏為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為過

倡立中宗

吉頊聖歷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

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休策願效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絶作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偽官貶琰州尉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

折辱二張及武三思

韋安石久視中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中殿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陸元方自以為不及

上止后趨疾道及帝御船

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

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況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為回輦加特進為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

免魏元忠張說死

朱敬則字少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乃得不死

助宋璟劾張昌宗

崔玄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暐弟昇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之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張柬之字孟將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宜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

擬宰相

楊再思延載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於是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巧諛無恥易之兄司禮少卿因休請公御宴於其肆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欣剪穀綴巾上及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見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伴食宰相唐盧懷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

遺言薦宋璟懷慎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

清儉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

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志之

獻可替否事至即斷

蘇頲字廷碩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歡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為過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三品自無忌始

唐長孫無忌帝恩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以

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輒言玄齡輩朋黨**蕭瑀字時文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尊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爾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憎臧否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亦不平**忠力可託大事**李勣字懋功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龍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泣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分賜田與張行成高季輔**于志寧字

仲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庄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諫王后之廢

韓瑗字伯玉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

久疾自言不任事

崔敦禮字安上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宫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拒制

劉禕之字希美權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方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於相府内史騫味道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

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大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為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已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私語鳳閣舍人賈太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盡反政以安天下太隱表其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乎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勅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勅后以為拒制使賜死

按獄希意 中宗立楊再思同中書門下三品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為冤

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 李敬玄改吏部同中書門下三品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

任卿中書寧籍多人 薛元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帝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

宅無正寢

李義琰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為禍豈愛我者耶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唯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常乘欵段馬

李懷遠字廣德同中書門下三品久貴益崇儉約不治居室常乘欵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耶懷遠答曰吾幸其馴不顧他駿

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

袁恕已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謀不聞而專事營搆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贊曰五

王提衛兵誅孼臣中興唐室不淹辰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啟為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之勃平遠矣

世號宗紀

宗楚客字叔敖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

父子並為宰相

韋嗣立景龍中拜兵部尚書門下三品嗣立與韋后屬疏帝持諂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既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杯藤盤數十物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不敢燒尾

蘇瓌字昌容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

物令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十事

姚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遠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押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葉用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抑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三為宰相常兼兵部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暗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八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毋廣釋道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宿中書者十四昔郭元振名震以字行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仕至宰相而親具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廄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請督羽林軍除太平公主黨與劉幽求先天元

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幽求自謂有勞於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實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産大害臣等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疏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暐光賓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

願為三農祈穀

張說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上乃還

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

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乂率任

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
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
潔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下遷
傳不公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
之武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
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外百司詔

決輙曰如令式牛仙客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相謹身無他與時浮沈唯唯恭應前
後錫與緘度不敢用百司詔決無所處可輙曰如令式
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
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

守正不阿順謍蓋恚言也有為謍言者謍以為實喜甚
李麟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張皇后挾李輔國
寖撓政尚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麗取安獨麟守正
不阿
順

同東西臺三品

聽乘小馬至內省 唐許敬宗字延族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

大臣不可無學 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云云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之不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強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實之不強不亦善乎

上官體 上官儀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

數月罷 樂彥瑋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

謙慎自守 楊弘武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

父子繼為宰相 戴至德乾封中遷西

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詞云

諫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

張文瓘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為宰相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廄馬萬匹帑藏空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減半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

父子皆至三品

文瓘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治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萬石張家

上對奏法慢急

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

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痛待不虞耶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引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耶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居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塈仁也武過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

同鳳閣鸞臺三品

請盡力行陣　唐韋待價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踰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累表

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

叱左右批薛懷義頰 蘇良嗣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遷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

毋犯南衙宰相

上摸稜手 蘇味道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當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

肩輿以朝聽子孫侍 韋思謙垂拱初同鳳閣鸞臺三品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

練知邊事 唐休璟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詢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御單十不當一改太子庶子

誅二張首發其謀 張柬之誅二張也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接舊故如布衣 劉仁軌字正則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仁軌

雖貴顯不自矜蹈接舊故如布衣時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

紫微黃門三品

聽言而授唐薛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契丹奚突厥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贏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貴餽饟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盡奪訥官爵

平章軍國重事

豆盧欽望 唐推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幾忠戚觖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

竇懷貞 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

裴度 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知軍國大事

劉幽求 唐開元元年八月癸巳劉幽求為尚書左僕射知軍國大事

同知軍國政事

樂彥瑋孫處約 唐麟德元年十二月太子右中護樂彥瑋檢校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

政事同東西臺三品

參決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國朝崇禧元年王旦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餘如故

同議軍國大事

與中書樞密院同議國朝慶歷三年三月台宰相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告故優有是命夷簡懇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職官分紀卷四